

談往事話當年

朱聲漪

飛行。籃球與我

很多人知道打籃球的有個朱教練，也許很少人知道朱教練開了大半輩子飛機，在閩王面前不知晃了多少次。開飛機、打籃球，都是年輕人所嚮往的事，看來既刺激又好玩，可是真正幹上這一行，就會感覺到：以飛行作職業要玩命，以打球當代表要爭名，在這種「命」與「名」的挑戰下，刺激是够了，好玩卻很難說。

響應號召投效空軍

我出生於上海，對家鄉宜興似乎印象不深，倒是舅家和橋，回憶中必定住過些天。念小學時候，父親鐵路局的差事由京滬調離海，於是隨家遷到鄭州（河南）；抗戰軍興，輾轉到西安，在大後方勤儉樸實的環境中，一直是吃鐵路飯長大的。抗戰末期，正當我邁出中學大門，時局急劇逆轉，國家命運繫於千鈞一髮，先總統蔣公中正號召知識青年從軍，全國響應，一般高中到大學的年輕學生丟下筆桿，好像不作第二途想。當時從軍熱潮，洶湧澎湃，飛行員體格要求極為嚴格，平均幾乎一百多人投考只能取到一個。眼睛近視不行，砂眼不行，血壓規定一三五度以下，多一度就免談了；還有「拉平行桿」等，我就是差一點過不了關的人。

人的一生，往往不得不相信命運，當時中國空軍的成長，是經過三個月的入伍訓練，然後派往美國受飛行訓練。正當我們這一批湧向銅梁（四川）集中入伍的時候，平地春雷，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的煎熬終於嘗到了勝利的果實，舉國歡騰，個個準備復員返鄉。當時局勢非常混亂，從軍報國顯然已非完全是為適應抗戰的迫切需要，坎坷的復國前程更需要建立一支強大的空軍，因此我們這批自認為時代的寵兒，天南地北匯集到入伍生總隊報到，為數不下五百人。

布襪草鞋嗜練籃球

生長於亂世，接受軍事訓練應該是男兒的義務，入伍的生活本來是嚴格而單調的，可是由於復員受到共禍的阻撓與破壞，入伍教育一再地宣告延期，反而變得多彩多姿，當局組成了籃球隊、排球隊、合唱團、話劇隊以及平劇社等，每天除了出操的時間就是分別地練習，把精力散佈在個人的擅長方面，培養成一支堅強而極具水準的團隊代表，因此我們的入伍生活並未因延期而頹喪；相反地藉機會到處旅行，足跡所到之處，造成一時的轟動；話劇隊缺少坤角，男扮女裝的演出維妙維肖，笑聲仍隱約於耳。籃球隊雖然是穿

布襪草鞋在泥土地上磨練的（當時見到游健行穿了一雙貴州帶來的布鞋，頗令人羨慕，遑論膠鞋是何樣了。）可是西南大後方的名師勁旅，一個個栽在這羣年輕小毛頭手上，倒不是球技過人，祇能說是體力旺盛罷了。

半生歲月壯志凌雲

人的壽命假如平均七十歲的話，我有一半以上的歲月消磨在空軍部隊，其中又有大部份的時間奉獻給跑道頭的待命室或飛機的座艙裡。初到臺灣，普遍的物資缺乏；空軍的飛機老舊，一般設備也差，甚至宿舍都是日人遺留的自殺機棚改建的，不要說冷氣、冰箱，就是連冰塊、電扇也一物難求。除了要趕兩個多小時壓在塵土飛揚的石子路上到臺北看看電影之外，偶而到空軍新生社去看看人家跳舞。當時，舞會是空軍的特權。電視何物，連這個時代名詞都少聽到。當時似乎並不覺得苦，反而當輪到任務被調換或因氣候不佳而未達成任務時，心裡會長久悶悶不樂；年紀輕，血氣旺，強烈的國家意識，奉獻出生命的熱忱，換來的只是起碼的生活溫飽，已感滿足，若稱之為純潔的熱血青年，實可當之無愧。

記得一位空軍的名將曾這樣說：「身為一個

戰國機飛行員，命運操之在駕駛桿與上帝。」前者指的是飛行技術，後者卻主宰了人的生命，任何一次偶然的疏忽、機械故障或是天氣突變都將喪失第二次的機會；當我每年到碧潭公墓面對着一排排熱稔的靈位時，當年都是朝夕相伴的戰友，內心感慨萬千。真的，我差一點也是排列中的一個，只是我獨蒙上帝多次的眷顧，所以我特別相信命運，很多次的親身的經歷，在友好的帶領下，我領洗信奉耶穌，祇慚愧信心不够堅強，現實生活繁瑣，自命是一個做禮拜的基督徒而已。

冒險犯難大陸偵巡

還記得第一次奉命出征大陸的時候，那是民國四十二年夏天，出發前參謀室發給我一套列寧裝、一張路條和一疊人民幣，在一種天真好奇的眼光下，我毫不思索地套在飛行衣外面，帶上飛行頭盔顯得很不協調；我們(CR-5)兩架野馬式偵察機並肩迎風而去，越過臺灣海峽，鳥瞰長汀機場，地面零星的高射砲火對我並未構成威脅。三十多年前空軍戰團部隊的傳統習慣，初出茅廬的「小毛頭」，自己從不單獨執行計劃，祇要跟着走就好了，那裡想到當我通過跑道上空的剎那竟失去了長機的踪影！糟了！我該對着什麼方向飛呢？話筒上聽到咔嚓咔嚓的聲音，烏雲撲面沖過，時或遮蓋了視線；正當我心急如焚的當兒，忽見一個雲洞隱約地出現一個黑點，我加足馬力追上去，才算找回了「依靠」，心裡如大石下沉，長嘯了一口氣；檢查話機，發現電門還放在「攝影」位置，所以無法發話，長機尚未發覺他的伙

伴差一點就要去使用人民幣了。我跟着繼續南飛，接近廣州才折回。那時大陸沿海上空沒有敵機威脅，超低空掠過廈門郊外，小橋流水人家，心情輕鬆，回到桃園機場降落，實足飛了五個小時，主油箱已亮起了紅燈，小夥子根本不知幾多危險，換了運動衣照常跑上球場「鬪牛」。

第二天空總情報通知，廣州已發出警報，中共米格已兩批升空攔截了。

日積月累的飛行經驗，從一個「小毛頭」漸漸升為「老手」；有一次我奉命帶一架僚機去偵察象山港（浙江沿海），以確定有無匪俄的潛艇活動，中共米格機已漸漸南移，鄰近的路橋機場距象山港不過五分鐘的航程；我方大陳島設有雷達監視網，我讓僚機王兆湘（已與陳懷生同為空軍烈士）在大陳島上空盤旋，我單槍匹馬貼着海面避免敵方察覺，到達目標上空急速拉起，保持五千呎高度打開相機，此時聽到大陳島雷達站廣播，路橋敵機已經起飛，雖然只有五分鐘航程就會遭遇，但「煮熟的鴨子豈容飛掉」。我咬緊牙關必須完成這條航線；廣播敵機在我九點鐘位置，事畢我急劇俯衝，貼上海面；廣播第二批敵機已起飛，我仰首東張西望，此時飛機忽然停車，下意識檢查油箱，放回主油箱，引擎才繼續運轉，原來是下油箱因俯衝太急而墜海。原本是碧空的天氣，此時竟罩上一層薄雲；廣播敵機在我十二點位置，顯然已經衝過頭，有了「雲」的保護我心裡非常篤定，僚機已趕上來和我並肩同航，我獨自高唱凱歌，祇見海濤洶湧，野馬機似有咳嗽現象，落地後檢查，兩個磁電機已經燒壞了一個。

偵察任務以不與敵方遭遇為原則，一旦碰頭，即或是雞蛋碰石頭，我還是會打開僅有的兩支機槍放手一搏的。這次既然沒有遭遇，我無緣成為英雄，當然也沒有成為烈士。

空運空投任務艱鉅

噴射引擎的問世，促使航空工業邁進新的里程，應用在軍機發展上更具威力；軍刀機在韓戰中名震遐邇，卻將近十年後才引進國內，我空軍同志仍然以無比振奮的心情來接受換裝訓練，擔任第一線的偵察飛行員並獲優先，可惜的是當我飛了七次單飛以後，奉命調到部隊訓練班任教官，不到半年又改飛空運，播下我以後走上兼任籃球教練的種籽，從此我的生活包含了飛行與籃球兩大課題，由不得心情不平靜，事實上祇好面對現實。

「八二三」金門砲戰期間，我完成空投大小金門凡八次之多，對岸圍頭嶼與廈門的匪砲織成猛烈的火網，海空軍的補給面臨嚴重的考驗；有一次奉命七架飛機空投小金門，規定一列縱隊魚貫進入目標。既然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冒險犯難是軍人的天職，我們都抱着視死如歸的心情；等到黃昏起飛，超低空飛行海水幾乎濺上機身，第一架飛抵目標上空時，對岸開始陣陣閃光，那正是匪砲開始發射的訊號，我是飛七架中的第四架，可謂正當其衝，無異是往火網中鑽，只見四周砲彈開花，閃光中襯出人影，正像淡水河邊看煙火。是要命的煙火，座機搖曳像置身於狂風暴雨大海中之小舟；我們盡快打開艙門，把物資推下；

忽然一聲震動，以為遭砲彈擊中，不過還能維持飛行，安全回航落地，發現方向舵被空投品打了一個大洞，差之毫厘，險些葬身海底。

在砲彈中穿梭竟然打不中，能說不奇怪？這又不得不相信聖靈在默默中保佑我。

專機撞山死裡逃生

以後我奉調臺北專機中隊，不覺幹了十年。有一次奉派專機接送美國十三航空隊司令夫婦由空軍顧問組長暨作戰署長陪同，往天祥度假，橫貫公路的雄偉留給這些貴賓極其深刻的印象；下午四點多鐘個個興高采烈踏上歸程，專機由花蓮起飛通過宜蘭，五千呎在雲裡飛行應該保持高度；通過松山電臺開始下降，豈料另一位比我資深的駕駛員昏了頭，竟作主抄近路提前下降，正因為天氣並不太壞雲層很薄，當儀表指針開始擺動時，他以為在松山上空，盲目下降，以為出雲就是機場上空；剛開始收油門下滑轉彎，咕噥一聲，翼尖撞上山坡，機翼頓時垂直（儀表指示）；說也奇怪，頓時想念起在大陸的母親，思親之情湧上心頭，似乎人在生死的邊緣都會有類似的感應；所幸駕駛員緊急處置熟練，全馬力保持上昇，到桃園上空出雲，沿海邊下降，順淡水河返航落地。事後檢討方知已側風吹過了松山，險些葬身七星山上。飛機在雲裡撞山能安全回航，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全機廿二條人命，一瞬間從死神手裡挽回，無不認為是航空史上空前的奇蹟。

又有一次我已借調省政府直昇機隊服務，每星期都要往返臺中、臺北。那是禮拜一的清早，我

去搭乘華航往臺中的班機；飛機進跑道起飛，突然中止折返，因為機械故障需要檢修；我知道松山軍用機場有一架直昇機是接待記者往阿里山採訪的，從阿里山著陸再飛返臺中總比趕火車方便得多；經電話連絡後，僅有一個座位，我趕到松山機場貴賓休息室，遇見了許多名記者如盛竹如、胡雪珠等。此時一陣滂沱大雨，春雨過處豁然開朗，大家興致沖沖登上直昇機，有如踏上一條魔毯，平穩地俯瞰翠綠的田原，俯瞰地面車水馬龍十分清晰，正當陶醉於湖光山色時，豈料直昇機飛進雲層，想迴避已被白雲籠罩，頓時失去操縱，變成失速折騰狀態。直昇機與飛機一樣，需要速度以保持浮力前進，與飛機不同的是，以頂端的槳葉旋轉靠地面效應產生浮力，因此才能使直昇機在半空停住而著陸，一旦速度消失，距地太高，地面效應無效，就像一塊巨鐵下墜，昇降失去操縱；當看到地面想拉起時已失效用，一陣震動，飛機顯然已經失事，眼看左邊是高壓線、大樹和民房，飛機一個輪子壓在一塊水泥地上，另一個輪子陷進稻田，機身自然傾斜，恰好把左前方的排氣管悶住，一千多度高溫沒有波及油箱真屬萬幸，這真是一次完美無比的落點，任何情況稍有偏差都可能付之一炬。我是第十四個也是最後一個由機尾爬出來的，如果說「十三」是個不吉利的數字，那麼我臨時轉來搭乘這架直昇機，應該化解這次災難的福星吧。

空軍籃球隊稱三劍客

待命復員，延誤了飛行訓練卻擴展了蓬勃的

運動風氣，我們不乏學校的代表與運動健將，入伍期間已經奠定了的基礎，升入寬橋航校後更能發揚光大；當時廿五、廿六、廿七三期同學組成的籃球代表隊在校長胡偉克將軍的全力倡導下，每年東征西討，在南京曾擊敗了稱雄一時的「輔汽十六團」（七虎隊的前身），轉戰上海，竟能橫掃甲組勁旅，甚至擁有國手多人號稱籃壇祭酒的華聯隊亦以六分敗北，從此「官校三劍客」聲名崛起。還記得到臺灣後，第一次「官校」對「七虎」的比賽是在新公園舉行，球場擠得水泄不通，樹枝、屋頂都爬滿了球迷；又一次兩雄相遇於鄭州路鐵路球場，七虎先進球場開始活動，官校隊到門口竟被大量球迷攔住不得進場，經僵持許久，主辦單位宣佈改往較大量容量的憲兵球場；於是官校隊去憲兵球場跑籃，鐵路球場的球迷卻不准七虎隊離開，眼看日落西沉，大會被迫宣佈比賽改期；這一段往事不覺已經三十多年。後來我們從官校畢業業集中分發到桃園××大隊，空軍大鵬隊由此誕生。當時除七虎外，鐵路、海光、警光等隊實力強勁，彼此競爭激烈，勝負雖造成不同的情緒，卻也提高了技術水準。

第一個出國的球隊應該是大鵬訪問菲律賓，轟動了這個美麗的島國，不是球技，而是空軍健兒優秀的風範。接著外隊不斷入境，一年一度的「介壽杯」海內外共襄盛舉，繼而演進到四國五強，三軍球場通宵達旦排隊買票，這是籃球鼎盛時期，觀眾、球迷可說是到了癡狂的程度。

本身飛行工作的性質特殊，要肩負打球的任務是相當牽強的，當時環境所驅，總政戰部的一

中 外 雜 誌

道命令，由不得你個人意願就得出來報到，球賽結束又回到部隊，心裡相當矛盾，因此人家在加油練球，也許我們正在跑道頭警戒，也許已經升空出任務去了；在這種環境下，我能當選一次國手，自認是非常幸運了。也許我在球場上的知名度遠超過戰場，雖然內心深感委屈，但有時也覺得對得起國家而有所安慰。

陪訓國手二十多名

墨爾本奧運歸來，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不問球事；後蒙當年空軍作戰司令陳有維將軍的賞識，要我接掌虎風隊的教練，於是奉調臺北專機中隊，較輕鬆的飛行生活有較多的時間去訓練球隊。國隊的努力加上機運，國內無數的競賽，虎風隊總是保持爭奪冠軍的熱門隊伍，對外隊來訪也常緊守關口，不容客軍橫掃而去；由是日積月累，成績表現，造成朱教練聲譽日隆。本身球技雖乏驚人之筆，但曾經陪練出來的弟子當選國手者不乏其人，諸如虎風隊的三劍客：謝恆夫、陳金郎、蔡柏圳；民豐隊的陳恩鐘、吳建國、錢一飛、邢無至、蔡守禮等；臺林隊的田希和、王錦雄、黃友義、陳為臺；飛駝隊的洪氏兄弟、程氏兄弟、劉華林以及金龍隊的陳煥成、管家驥等，在工業社會一切着重現實的情況下，我把「訓」字改為「陪」是有道理而切實際的。多少年在球場上付出的心血辛勞，極大部分是白費的，祇是環境所驅，興趣所在，還在不停地走這條路。

編譯最新籃球戰術

隨着時代的進展，教練在運動項目中佔着舉足輕重的地位，開始由「玩票」漸漸進入「兼差」，差一點走上專業的路。我的「教練手冊」是跟過國內外一些知名之士而加上個人的心得與體驗所編訂的，最主要的依據是民國五十八年得到美國教練贈送的一本籃球教練書，給了我很大的啓示。當時有感於國內籃壇文字園地荒蕪，費了很長時間將之翻譯成書，訂名為「最新籃球戰術」，深得圈內人士歡迎，可惜未能善加利用，如今幾近絕跡；回想當年韓國女籃來臺訪問，運用了一套「區域包夾」防守，我隊慌亂不知所措，球無法過半場；翻開書本歷歷在目，人家五、六年前已經普遍應用，我國籃球運較之韓國尚要落後，足證運動講求科學化、制度化，閉門造車行不通也，這是應廣泛探討的現象，近年來已大有改進。

五任中華籃隊教頭

在籃球教練的領域裡，由於過去掌舵的球隊大都名列前茅，因此我有機會榮任中華代表隊的教練不下五次之多。當時亞洲籃壇局勢已由中非

對峙，演變為日韓後來居上，甚至印度、泰國也都有擊敗中華隊的記錄，我在中華隊教練任內，五、六兩屆亞運均打敗當時鼎盛的非律賓（六屆亞運非隊取勝當時衛冕的韓國，次日竟敗在中華隊手下），勝來不易；第七屆「亞洲杯」在馬尼拉舉行，我以技術顧問名義協助霍教練擊敗日本，眼看國旗冉冉升起，內心無限喜悅。

從本身打球到擔任教練屈指三十多年，時勢所驅，除了刻意訓練年輕新血外，勢必從球場直接參與退而為間接督導；想當年在上海擊敗華聯（四七：四一，個人獨得二五分）；大鵬對非航（擁有名將謝達嶺、雷沙迦等）最後一秒中線遠投，擦板應聲入網，反敗為勝，胡偉克將軍衝進場內把我高高抬起，自以為是得意傑作。十多年的教練生涯充滿酸甜苦辣，歲月催人，當年師長夥伴如今天各一方，深感人的生命何其短暫脆弱。我宜與鄉親在體育界稍有成就者頗不乏人，像彭開佐鄉長中距離賽跑會傲視羣雄，同鄉會時有見面；又空軍足球名將儲晉清，於執行大陸飛行任務墜海，時年僅廿五歲而已，令人唏噓！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七

彩虹夢

吳崇蘭 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貂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定價台幣一百二十元優待「時代文摘」及「中外雜誌」讀者祇收90元。